

臨川先生文集

一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學記

萬宗泉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揚州新園亭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鄞縣經遊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梁川至
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硤工鑿石
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
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
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
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

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
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
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其舟以西至小溪以
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晏如
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
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
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
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
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
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

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
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竒有急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
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
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
明也旣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
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子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
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
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曆之甲申法冲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于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甃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
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
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
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
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
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
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
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
世之法然也 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
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
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
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于

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

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
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
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
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
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
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
土得洿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
溝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漑山麓之田旣贖善
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庠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旣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

可一卿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
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
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
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
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
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
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
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
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
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

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
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
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
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
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
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
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
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
暴剥偃蹇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
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

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
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
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
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
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大小不以德則民
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今其能休
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
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
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旣成

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
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

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
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
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
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
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
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
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
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
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
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

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誄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闕